

敬 望

(4-111)

I712.45

01140

I712.45

01140

欲

望

上册

哈罗德·罗宾斯 著

裴葆蕾 译



CS1492472



重庆师大图书馆

大连出版社

1959

内容提要

杰维尼·兰多美艳而性感，但她却苦苦地追求着独立的事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每向前一步，都不得不用自己充满魅力的肉体去铺平道路来满足各种男人的种种性要求，供他的姿情淫乐。她甚至到夜总会表演充满性挑逗的脱衣舞，全裸热舞。并在旋转的录像机镜头下脱去最后一件衬裙，赤身裸体被几个男人抛来抛去，做各种下流的性游戏。过度的淫欲和吸毒使她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她的努力和奋斗毫无价值，但高耸的乳峰和丰腴的大腿却使她踏上了成功之路。

整部作品倾诉了名女人的心酸，控诉了当代西方社会的虚伪和人欲横流。

出版说明

序 幕

舞台上，一个歌手竭尽全力吐出最后一个歇斯底里的音符。设在大剧院后部高处的电视转播控制塔里充溢着一种临战前的静默的兴奋。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视转播，而是期待已久的一年一度的黄金电视转播时间。这里，即将实况转播电影奥斯卡奖的颁奖盛况。

歌手刚一唱完，掌声便响了起来。他感激地向观众鞠躬，他含糊的笑容掩饰着内心的愤怒，乐队奏乱了曲谱，使他最好的高音没能发挥出来。

控制塔里的喇叭里响起一个声音：“会场休息时间播两分钟的广告。”

“那是什么歌？”电视导演问。

“《第二次，不是第三次》。”有人答道。

“真差劲儿。”他说，“下面是什么？”

“最佳电影评选。现在是候选人登场。”

导演抬起头来，五个选择屏幕上出现五个同样的人——四个男人，一个女人。穿着名贵晚礼服的男人看上去很紧张，那女人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却现出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态。她半闭着眼睛，嘴唇微微张开，脑袋轻轻地晃着，仿佛在欣赏一曲美妙的音乐。“那姑娘受宠若惊。”导演说。

“她很美。”一个声音回答。

屏幕上又开始播放广告。广告刚完，一道光闪过，屏幕上又出现了举行颁奖仪式的主席台，上面只有一位主持人，候选人不知什么时候已退至台下。主持人的大特写在屏幕上停留

了片刻，接着是两位客串司仪的名星的中镜头——一个英俊男人和一个漂亮姑娘在观众的掌声中走向台前，当他们开始宣读候选人名单时，掌声慢慢地停了下来。

他们每读到一个名字，端坐在台下的某个候选人便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只有那个女候选人仍然若无其事，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里。

和往年的仪式一样，启开装有幸运儿姓名的信封时总是令人最为激动的一刻。“最佳电影是——”在这个令人心悬的时刻，主持人故意停了下来，他将目光转向他的合作伙伴。

女司仪从主持人手里接过一张纸片，兴奋地尖声宣读道：“杰维妮·兰多女士的《站在地狱之门的姑娘们》！”

电视导演将镜头移至杰维妮身上。开始的时候，她好象全然没有听见，后来，她的眼睛睁开了，嘴角带着微笑，她缓缓地站起身来。另外一部摄影机跟着她走，一直从甬道走向舞台。当她踏上几级台阶，转过脸来时，观众这才看清了她的全身特写。

“上帝！”控制塔里突然爆发出一个嘶哑的声音，“她衣裙里空荡荡的，只有光秃秃的乳房和屁股。”

“要给她来个特写吗？”电视副导演问。

“来吧。”导演回答，“给那些土包子开开眼界。”

杰维妮抱着奥斯卡金像，缓步走到麦克风前。她眯着眼睛，像是努力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可当她抬起眼皮时，观众看到的依然是一双泪花闪闪的眼睛。

“女士们，先生们……”她的声音清晰而又镇定，“如果说在这个时刻我不感到激动，我就错了。这种时刻只存在于一个作家的梦幻里，然而，今天它终于成了现实。”

她停了一下，待到掌声消失才继续说道：“尽管如此，我心里仍有一丝怀疑和伤感。我是作为一个作家而赢得这个奖杯，还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于其他被提名的男士们来说是很荒谬的。他们很清楚他们该干些什么。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他们只需不停地写，而无需去跟摄制组的每一个人睡觉，以借此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

观众席一片哄然。控制塔里的人员大感震惊。“马上录音。”导演命令道，“慢五分钟。”他从控制台上探出半边身子来，越过小窗口俯身看了看剧场的情况。“给我拍一些观众的反应。”他大声叫道，“下面乱成了一团。”

观众的形象跳进了屏幕，几个女人站起来鼓掌，大声地向台上喊道：“讲下去，杰维妮，讲出真相，杰维妮！”摄影机转向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人，他从背后扯着一个女人的衣裙，试图使那大喊大叫的女人坐下来。镜头又回到杰维妮身上，她的声音又继续响起来：

“我想我得遵循这个社会公认的礼节，感谢所有帮助我获奖的人们。所以，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的经纪人，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作品搬上银幕。他应该松了一口气了，因为我没有攀上十字架上去找耶稣，我只是爬上了制片人的阳物，当然，我还得去舔明星的屁股，去和导演的妻子厮混。我要感谢所有的这些人，也许是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机会。”

“胡说八道！”导演小声说。观众的哄闹声盖住了杰维妮的声音。“将观众席的麦克风撤掉。”他命令道。

她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最后，但不是最终，为了表达我对评奖委员会授予我最佳编剧奖的感激之情，我将把我特

地制作的一幅画奉献给他们。”

她轻轻一笑，一只手伸到脖子后面，突然间，她身上的长裙滑了下来，她一动不动地站在灯光下，一幅奥斯卡画像赫然出现在她赤裸的身体上。金光闪闪的画像复盖了她的双乳和腹部，画像的头部却消失在她下身阴暗之处。

剧场里一片混乱。象炸了窝的蜂群，观众们纷纷站起身来。嘘叫声、欢呼声、咒骂声此起彼落。一些男人奔上台去拥抱杰维妮。不知谁把一件大衣扔到她身上，她轻蔑地一耸肩膀，大衣滑到了地下。迎着闪个不停的镁光灯，她赤裸着身体，径直向领奖台前走去。

此时此刻，杰维妮·兰多好象进入了一种从来没到过的世界，又好象吸完大麻那样飘飘欲仙，往日的经历和辛酸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第一部 小镇

第一章

一个小女孩坐在楼梯上哭泣。

从麻醉中醒来，她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披着金色长发的小女孩用双手捂着脸哭泣的幻影。在朦胧状态中，她不止千遍地看见过自己的幻影。自从她父亲死后，这种幻觉就经常出现。

她的视觉开始清晰了，一个医生的面孔出现在她眼前，向她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问：“一切都好吧，杰维妮。”

她疑惑地环顾了一下房间四周，她邻近有几个妇女，躺在和她一样的可推动的病床上。

还没让她开口问，医生便抢先回答了她：“你现在在特别病房。”她告诉她。

“孩子呢？”她问，“是男孩还是女孩？”

“对你有关系吗？”

“当然！”

“还太早了，未能断定性别。”他在撒谎。

她的眼角闪出了一丝泪花：“我好象已经惹出了一大堆麻烦事，却不知道还将会发生些什么。”

“最好的办法只有这个，”他安慰她说：“马上睡一觉，休息一会儿。”

“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她问。

“今天下午，等我一拿到检验结果，你就可以走了。”

“什么检验？”

“常规检验。”医生答道，“我们怀疑你有 RH 因子问题，如果检验证实如此的话，我们给你打一针，等到下次怀孕时，就不会出现麻烦了。”

她目视着他：“这一次已经有麻烦了，是吗？”

“有这种可能。”

“这么说，我做了人工流产倒是一件幸运的事。”

“也许吧，但下一次可要多加小心。”

“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她坚决地说，“下一个孩子我要。我可不管别人说什么。如果那当父亲的不喜欢孩子的话，那就让他滚蛋去吧。”

“你已经有打算了吗？”他吃惊地问。

“没有。但你又说避孕药片有凝血作用，不肯给我服用。而那讨厌的避孕器，一走起路来，总觉得阴道里有一根象管道式的隔膜。”

“你并没必要和所有你遇见的男人上床，杰维妮。”医生继续说道，“那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并没和所有我遇到的男人睡觉，只是局限于那些我喜欢的男人。”她反驳道。

医生摇了摇头说：“我真不理解你，杰维妮，你这样聪明，却让自己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

她突然笑了：“那就是做女人的冒险行为之一。男人们可以和任何他喜欢的女人睡觉，而什么事也没有。而女人却要受怀孕之苦。她不得不对这种事处处小心。我想避孕药片可以使大家平等，可我又没运气，不能服用。”

医生向一个护士打了个手势：“我给你一些你可以服用的药片。”他边说边在处方笺上写下了药名，“它会帮助你睡一会儿觉。”

“我明天可以工作了吧？”她问。

“我想最好等几天吧。”他说：“休息时间长一点儿保险一些，你可能还会流大量的血。护士现在会把你送回你的病房，你出院时，我会再来看你的。”

护士从他手里拿了药方，开始将病床推走。“等一等。”杰维妮叫道：“山姆！”

医生转过身来，“什么事？”

“谢谢你。”她说。

他点了点头。护士将她推出自动门，走出走廊，来到电梯旁，她按了下电钮，以一种职业性的微笑看着杰维妮。

“现在好多了，对吧？！宝贝。”

“别提了，糟透了！”杰维妮眼睁睁地望着她，眼睛开始充满泪水，“我杀死了我的婴儿。”

“你干嘛哭呀？杰维妮。”婶婶问，当她走出杰维妮母亲的房间时，见她正坐在楼梯上哭泣。

那女孩抬起头，脸上满是泪水，“爸爸死了，是吗？”

婶婶没有回答。

“他不会再回来了，妈妈骗我，对吗？”

那女人弯下腰去，将她抱起，紧紧地搂着，“是的。”她轻声说着，“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眼泪止住了，“妈妈对我撒谎。”杰维妮责怪地说。

婶婶的声音是轻柔的，“你妈妈想安慰你，好孩子，她不想

使你伤心。”

“但这并不象她常教导我的那样，她常告诉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讲真话。”

“过来，孩子，让我用凉水给你洗洗脸。”婶婶岔开话题，“这样你感觉会好些。”

杰维妮顺从地随着婶婶走进了浴室，“妈妈会告诉波比吗？”在婶婶替她擦脸时，她突然问。

“你弟弟才四岁，我想他还太小，不会理解的。”

“我该告诉他吗？”

婶婶的眼光与她疑惑的眼神相遇了：“你觉得你该这样做吗？杰维妮。”

杰维妮从婶婶的眼里看到了一种温暖的爱怜，“我，我不会告诉他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他还太小。”

婶婶笑着吻了一下她的面颊：“你很聪明，孩子，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成熟的见解。”

杰维妮对婶婶的赞许感到满心欢喜，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她感到极其的后悔，这是她第一次成熟的决定，但却是一次折衷的让步。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听着母亲上楼的脚步声，她等待着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跟上来。父亲总是先关了楼下的灯才走上楼来。脚步声没有上来，她知道，她永远也听不到父亲的脚步声了。她将头埋进枕头里，为父亲的死抽泣着。

她还记得，那时她才三岁多，一天，母亲小心地给她穿上一条式样考究的棉布裙子，又帮她把耳边金黄色的头发扎成两条小辫，环绕着两边脸颊。“小心你的衣裙。我想让你今天

看上去显得特别漂亮。”母亲告诉她：“我们今天去火车站接爸爸，爸爸今天回家。”

“战争结束了吗？妈妈。”

“还没有。但爸爸不用去打仗了，他已经退役了。”

“怎么啦，妈妈，他受伤了吗？”

“一点儿小伤，不碍事。”母亲回答她，“他伤了腿，走起路来有点儿瘸。但你可千万不要提到这些，就当你并没有注意到。记住，孩子。”

“好的。”杰维妮答应着，转过身来，对着镜子照了照，“您猜爸爸还能认出我来吗？我已经长大了。”

“我想一定能认出你来的。”妈妈笑着回答她。

在一个象克莱亚港这样的小镇里，首批退役军人返乡的事，不会不引人注目。镇长、镇理事会理事们和中学生乐队全聚集到这个欢迎仪式上。越过铁路，小站前方悬挂着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用红蓝两色写着：

欢迎您凯旋归来，鲍勃！

罗伯特·古拉弗特却决意不在火车站这一边下车，而在另外一边跳下了车，因为那边离家近。他正是这样一种人。

众人狂热地在站台上找着失踪的英雄。“你肯定他是乘这趟车回来吗？”镇长越来越不安地问杰维妮的母亲。

她母亲都快要哭了。火车开始出站了。“他在信里说是坐这趟车来的。”

正在这时，从远处传来一声喊叫：“他在那儿呢！”

罗伯特·古拉弗特正疾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已将近有一幢房子的距离了。听到喊声，他放下行李，摘下军帽，用手挠了挠头。

中学生乐队开始欢呼：“欢迎胜利归来的英雄！”镇长竟不顾自己的尊严，爬过了铁路的另一边。

混乱中，人们随着镇长蜂拥而至，而镇长也将原来精心策划好的欢迎仪式全都丢在了脑后，在尘土飞扬的路中心就地致起欢迎词来。“我们今天聚集到这里，热烈欢迎克莱亚港镇自己的、真正的英雄凯旋归来，他曾为祖国光荣负伤，我们一流的战士，罗伯特·弗·古拉弗特，……”人群的喧闹声盖过了他的声音，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父亲一手抱着杰维妮，另一只手搂着她妈妈。杰维妮不时地拽着父亲的衣袖，他转向她，笑着问：“什么事，杰维妮？”

“您的腿负伤了吗？”她在父亲耳边小声问。

他笑着答道：“没有。亲爱的。”

“妈妈说您受伤了，还说您走起路来有点瘸。”

“这是真的。”他点头道，“但那不是在战斗中负的伤。”他看见她脸上流露出疑惑的神情。“你爸爸太傻了，让火车给压伤了。”

“那么，您就不是英雄了？”她失望地说。

他将脸挨近她的脸蛋，将一只手指按在她嘴唇上，悄悄地说：“如果你不说，我也不说。”

她笑开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她许诺道。后来想了一会儿，她又问：“我可以告诉妈妈吗？”

他咧嘴一笑，吻了一下她的面颊：“我想，妈妈已经知道了。”他端详着她的脸：“你长得跟秀兰·邓波儿一样美，有人告诉过你吗？”

她笑了，露出两腮边深深的酒窝，“人人都这么说，爸爸。”她骄傲地说，“妈妈还夸我唱歌、跳舞都比她强。”

“等我们回到家，你给我唱个歌，跳个舞，好吗？”

她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好的，爸爸。”

“别动！”一位摄影师大声叫道：“我们要这个镜头登报。”

杰维妮立即将她那最动人的秀兰·邓波儿式的微笑保持下来。遗憾的是，镇长的脸不知什么时候闯了进来，挡住了她的脸。所以，当照片最终在第二天的克莱亚港镇《每周简报》头版刊出的时候，却只能看到杰维妮的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

护士给她送来午餐菜单的时候，杰维妮正在打瞌睡，这会儿，她惊醒过来，往事竟是这样的记忆犹新，而现实却宛如一场劫难。她的父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嘲笑身边的一切，虚伪的克莱亚港镇和它的一切。“什么都是假的，杰维妮。”他对她说过：“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战争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一个民族来讲，自由绝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自由应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

那时候，她并不理解父亲的话，不明白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她只知道，母亲那时对父亲极端不满，而且常常迁怒于她。而她那在父亲回家一年后出生的弟弟，却幸免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杰维妮一天天长大了，而且越来越象她父亲，她母亲常这样说。

护士递给她一份菜单：“医生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过，最好要清淡一些的。”

“我不饿。”她说。

“你得吃些东西。”护士坚持道，“医生嘱咐的。”

她浏览了一下菜单，“热的烤牛排三文治，味道不要太重；橙果冻和咖啡。”

护士点头道：“好的。现在，请转过身去，我好给你打针。”

杰维妮注视着针头，“这是为什么？”

“医生没告诉你吗？是对付 RH 因子的，万一你再次怀孕的话，你的孩子就不会出问题了。”

杰维妮侧身躺着，还没待她有所感觉，护士已经熟练快捷地注射完了。“我不想再怀孕了。”她说。

“女人们总爱这么说的，宝贝，可事后一个个都反悔了。”护士笑着转身离开了。

傲慢的婆娘，以为穿着白大褂就什么都懂。杰维妮眼盯着她走出房间，颇觉愤愤不平。她斜靠在枕头上，觉得很累，但并不象她想象的那般虚弱。她们都对她胡扯了些什么？今天倒霉透了，白遭一顿挖苦。兴许，她们是对的。

她向窗外望去，洛杉矶的晨雾散尽，天空分外明朗，阳光灿烂。她真希望她原先要的是个带电话的病房。但他们起初对她说，她只须在医院呆几个小时就可以了。殊不知，那烦人的 RH 因子就几乎骚扰了她一整天。

她想了解那次会议的结果，她的经纪人现在该是跟制片主任在一起，她极想亲手将自己的书改写成剧本，搬上银幕。然而，他们却雇用了一个剧作家，把她的原作挖补得一无是处。结果，他们还是不得不找回作者本人——杰维妮来重新改编。

她的经纪人过高估计了自己，他原以为制片主任不过是个饭桶，他想给他点颜色瞧瞧。他张口就要价十万美元。杰维妮觉得他太狂了，那价钱比那本书的出版费还要贵，而她情愿不拿任何报酬也要改编好这个剧本。

“还是留着我干吧。”那老头和气地说：“这是我的生意，我

懂得怎么处理它。此外，我们随时都好商量。”

“好吧。”她最后勉强地答应了，“但是，可别搞糟了。”

“不会的。”他许诺道。然后，他注视着她，问：“你明天下午会在哪里？万一我要找你的话。”

“可能在家。”

“要是不在家呢？”

“产科医院。”

他惊奇地望着她：“你去那儿做什么？”

“做产前检查和人流手术。”

“你？”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吃惊的语调。

“为什么不？”她反驳道：“毕竟，我是个女人。女人总会有怀孕的时候，即便是在这个时候或这种年龄。”

他变得十分担忧：“你需要些什么吗？我可以开车送你……”

“您真可爱，麦克。”她打断了他的话，“一切都安排好了，没什么可费心的。”

“手术完了以后，你给我打电话，好吗？”

“我一回家就和您联系。”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送她到门口，“多加保重！”

“我会的。”她答道。

自由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她的父亲曾这样说过。可如今，她却怀疑，假如父亲知道她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否还会这样认为呢？

也许，他所要肯定的，正是如此。她现在做的一切，正是她自己想做的，她在选择自己的人生。对她来讲，这就是自由之所在了。

但是，时至今日，也并非所有的人都以这种观念看问题。她的母亲就一直没有改变。如果她知道女儿现在做的事，她会被吓坏的。还有其他的许多人，即使在她那些“开放型”的朋友们眼里，“人工流产”这个词在许多方面仍是一个肮脏的词。

她往下瞥了一眼面前的午餐托盘，烤牛排竟呈现出一种苍白的病态，她切下一块肉片尝了尝，粘乎乎的，立即恶心地搁下刀叉。幸好，她真的不饿。

她临窗远眺，只见又是一个晴朗的加利福尼亚式的天气，一点儿也不象克莱亚港镇的一月份。她回想起从前寒冷的雪天，冒着南方刮来的阵阵寒风，走路去赶车上学。她冻得直发抖。晚上飘落的雪松散地堆在地面上，走在人行道上，套鞋底下却是清洁的，因为整个晚上，铲雪器已将一堆堆雪整齐地堆放在路边。她翻过一堆雪，来到路的另一边。这里的雪花沾有汽车碾过的尘土，变得深褐色。远处，依稀可见，一辆汽车正朝前方驰去。

想起来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仿佛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如此。

第二章

“你快要冻僵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说。

她把视线从车窗外转过来，看着他。三个月以来，她一直搭这趟汽车到镇中心学校上学，她身旁的座位上，每次都坐着这个男人。这是他第一次跟她交谈。“是的。”她答道，眼里掠过一丝泪花。

他的视线越过她，朝窗外一瞥，叹了口气：“这雪，讨厌的